



粉墨

语录

张继合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粉墨语录

张继合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瑞

装帧设计：锦色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语录 / 张继合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5

ISBN 7-5032-2614-5

I. 粉...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763 号

书 名：粉墨语录

著 者：张继合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нта.gov.cn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开

印 张：17.875

印 数：6000 册

字 数：220 千字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快语解颐

韩羽

读了《粉墨语录》，发觉作者张继合乃是一趣人。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他似乎仍长着一双孩童的眼，看事论事更多着孩子似的直观。不为因袭成见所缚，专注于常人目光所不到处。他的所见所思，令人耳目一新，快语解颐。

对《野猪林》里的林冲——这位武艺高超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张继合冒出这么一句：论英雄“林冲比不上武大郎”。莫非睡觉睡迷糊了，不知黑天白日了，忽地说出这话来？武大郎怎能和“英雄”沾上边儿？更何况与林冲相比？他说了：“假若林冲是真英雄，就不会容忍老婆蒙羞。而林教头竟意外地顾全大局，不声张，不报复，碍着自己那点儿露水前程，掉牙往肚子里咽。醉心功名，没错儿，毕竟熬个小官儿不容易。但是，既恋栈仕途，又托名英雄就令人恶心了。”“武大郎怎么样？半个残疾人，但是，为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丑事，他敢于拎着小片儿刀破门而入，就很值得刮目相看。”

嘿！他评估“英雄”的价码一下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也正好打在林冲的软肋上。在一般人眼里（包括《水浒传》的



作者),武大郎不就是半拉残废的“三寸丁、谷树皮”吗?不要说“英雄”了,就是在平常人里也得往后靠靠。可张继合不管什么“禁军教头”、什么“卖炊饼的”,一视同仁。因而,他才从武大郎身上看出了人的尊严;也从林冲身上看出了人性的扭曲。

《空城计》里的诸葛亮在城楼上唱的“西皮慢三眼”,哪个戏曲行家、哪个戏迷不为之击节赞赏?再听听张继合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是诸葛亮在打自己的嘴巴,但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的时候,他还在讴歌:‘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东西战南北剿博古通今……’他刚吃完马谡的亏,教训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接着,就是他诸葛亮说大话,重蹈马谡人格上的覆辙。”轻轻一戳,戳了个洞,唱词一下子跌了价码。诸葛亮当会也有话说:“非亮之过,乃编唱词者所为。”对不起啦您哪,您去找编唱词的人理论去,我们是“就戏论戏”。

同是讲述一件事,为什么有的人说起话来谐趣横生,有的人说起话来味同嚼蜡?我思摸,这八成与是否善于“语言错位”有关。或换个说法:张冠李戴——本是表达彼意的话语,移来表达此意。张继合对《辕门斩子》中杨六郎的评语即是如此:“杨六郎一辈子沉浸在‘我们杨家’华丽的旗罗伞盖下,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他看不到、也不想看到杨家之外的任何东西。独生子杨宗保‘临阵收妻’,他生气。被儿媳妇走马活擒,还摔了个大屁股墩儿……”“摔了个大屁股蹲儿”用在小孩儿身上再是恰当不过,可是,立马横刀、威风八面的三军统帅与“摔了个大屁股蹲儿”哪码挨着哪码?这就是“语

言的张冠李戴”。别人读到这儿将会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忍俊不止。杨六郎又如何？我想，八成也笑，当然是哭笑不得的笑。

在谈到官僚习性时，他说：“历练多年，变成官场老油条了。心平气和，宠辱不惊。”“宠辱不惊”是庄语、褒语，与“老油条”合在一起，貌似不伦不类，实是欲抑先扬，是把粉搽在驴粪球儿上，使其越发难看了。

语言的错位，使原本单指向的一句话成了多指向，成了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似褒实贬，似贬实褒；似庄实谐，似谐实庄。这类话最耐人寻味，也最入骨三分。张继合颇谙此中三昧。

本书取名《粉墨语录》。“语录”我也读过几本，无一例外，都是训导人的。相比之下，我较喜欢孔夫子语录——《论语》。固然他也教训人，当他不教训人的时候，这老头儿就可爱起来了。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再也没想到，这话竟露出了他的老底儿，八成是他一辈子再也没吃过更好的东西，最好的也就是肉了。他的弟子比他阔得多，孟子说：“熊掌，亦我所欲也。”这一比，老师寒酸不寒酸？又如“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水浒传》里的阮小五和阮小七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孔圣人和强盗是不是同一声腔？

《粉墨语录》因了“语录”二字弄得有点板起了面孔，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它是“就戏闲侃”，插科打诨。可你千万留神，别跟着胡乱傻笑，笑了半天，说不定是笑自己哩。当你笑过诸葛亮的“言过其实”之后，你是否自省过自己也有过自我膨胀、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如你不幸恰恰想起也有那种时候，或幸而没有想起也有那种时候，你听他说吧：“大



家都觉得，我脑子够用，心眼儿好使，慢说当个部门经理，就是国家总理，也定然干得相当优秀。三五天后，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就可能被一个乡下骗子从海南岛弄到吐鲁番。”

当看了《击鼓骂曹》的祢衡年轻气盛、矫时慢物时，你是否自省过自己也有“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时候？如你不幸恰恰想起也有那种时候，或幸而没有想起也有那种时候，你听他说吧：“瓦岗山上有个著名的大草包程咬金，武功极臭，就会‘三斧子半’，虽说手段稀松，打起仗来却十分机灵。程咬金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是给什么人预备的，也知道什么时候认输服软、撒腿就跑。‘三斧子半’怎么样？也能远祸全身、功德圆满。再说个本事大的，孙猴子，七十二变，神鬼莫测。少年得道，天底下就装不下他了，抡着棒子打到玉皇大帝那里，结果，毁在了如来佛的手心里。为什么？太牛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抱着这个态度，本事再大，也有翻船的时候。”

打住！不再举例了，否则有人要说，这老头儿借抄别人文章赚稿费哩。只再说一句话：仅窥一斑，何如全豹。



目录

快语解颐	1
八贤王 有权，我怕谁	1
曹操 不装孙子，怎么当爷爷	9
打金枝 公主也挨揍	17
单雄信 毁在朋友手上的老江湖	25
豆汁儿不如喂狗	35
杜十娘 结婚，可得瞅准了	43
关羽 圣人也是顺毛驴	51
贺后骂殿 待遇都是争出来的	59
红娘 机灵的小媒婆	67
花和尚 活着就要快乐	75
李太白 醉醺醺的“恶心家”	83
林冲 媳妇儿死了你才疼	91
太监、公公：汪，汪，汪……	99
刘秀 酒鬼兼色狼	107
梅龙镇 皇帝从不要流氓	115

秦琼 逼急了都能下海	123
坐楼杀惜 暴吃女人亏的宋江	131
宋士杰 英雄流血还流泪	139
苏三 什么岁数的美女就没人要了	147
苏武 皇上，我在这儿呢	155
锁麟囊 慈善事业只认钱	163
铁镜公主 守寡人人都有份儿	171
王佐 令人怀疑的合伙人	179
武大郎 丑，也活着	187
萧何 忠实的“看家狗”	195
薛平贵 老子阔了	203
杨六郎 见儿媳妇就拉稀	211
要饭婆子也张狂	219
钟馗 别怕，是我！	227
周处 拿我自己开刀吧	235
诸葛亮 一个不可靠的半仙儿	243
邹应龙 沾点儿小便宜就高兴	251
祢衡 屁股上长刺儿的疯子	259
貂禅 漂亮脸蛋儿也是武器	267
从后台跑出来（代跋）	275

八贤王

有权，我怕谁

北宋开国，就有这么一位“八王千岁”赵德芳。他父亲是宋太祖赵匡胤，叔叔是宋太宗赵光义。皇帝本该他来当，可惜年龄太小，大位转让给了叔叔。碍着这点儿人情，赵德芳的权力被封到无限大：八贤王，一个人吃八个王爷的俸禄——工资待遇很高；并受封一根“亡命金锏”，这几乎是一张自己随便填写的权力支票，想开多少就开多少：上管君王不正，下打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种特权，世袭罔替，铁帽子嘛。赵德芳哪里是赵光义的亲侄子，简直成了他活祖宗了。

在传统戏里，怀抱亡命金铤的八贤王等同于赵宋的“二号皇帝”，他的南清宫也就成了皇城以外的第二国务院。谁傍上这棵大树都能鸡犬升天。著名的“天波杨府”就是赵德芳的“铁膀死靠儿”，不但因为杨家将对自己昔日的救命之恩，两家还沾亲带故——八贤王的义妹柴郡主是杨六郎的媳妇儿。还有比恩情加亲情更牢靠的关系吗？所以，杨家有难，无论兴衰荣辱，还是鸡毛蒜皮，只要求到赵德芳头上，一准包办。天底下，就没有他老人家管不了的事儿。



腰。到了《辕门斩子》的时候，他还大包大揽，给犯了死罪的外甥杨宗保开托。其实，元帅杨六郎要杀自己的亲儿子，关赵德芳什么事儿？但是，这个大权在握的二号皇帝就是要站出来替别人当家，还不惜跟死心眼的妹夫翻老账、揪尾巴，争得面红耳赤、唾星四溅。这才算交情，远、近、薄、厚，事儿上见。招人丧气的是，杨六郎愣是不买账，不但以辞职相威胁，还逼着八贤王说了软话儿，并砍掉了王爷逍遥马的四蹄进行严重警告。如果不是外甥媳妇穆桂英及时赶到，恐怕，赵德芳真得趴在杨宗保身上要“二皮脸”了。多没意思啊，那么大的权力还保不住亲外甥一条命。

【赵德芳】

● 有事儿你说话

《辕门斩子》，赵德芳权力上的优越感相当滑稽。当他知道，杨宗保被绑上断头台，连佘太君求情都给撅了，居然继续端着四平八稳、不慌不忙的官架子，他公开扬言：些须小事算得了什么！只要我一出面，用不了三两句话，肯定放人。就算你兵马元帅有一点儿权力，真到了关键时刻，还得问问我们这“帝王之家”。

【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口气。有多大本事，就有多大胆量。都督巡抚不会在乎明天的西红柿贵了几毛钱，而蓬门荜户的穷苦人，却连天上掉两雨点儿都心惊肉跳。】

巧了，杨六郎就是不给面子。赵德芳怒气冲冲地质问：“你牛什么！没有姐夫我撑腰，哪来你这个兵马大元帅？”杨六郎也急了，犟嘴说：“官儿不是朝廷白送的，是我们‘杨家将’脑袋拴在裤腰里挣来的。你帮过杨家的忙，杨家还救过赵家的命哩。你救我，我帮你，谁也不欠谁，大家扯平

了。”嘴皮子功夫弱，手里的权力硬，八贤王的看家本事就是“拍老腔儿”，他喝令杨六郎：“你给我住口！不听话，就撤你的职。”当然，对待亲妹夫的语气就和气多了，他的政治恐吓念得合辙压韵，有板有眼：

“慢说是你这小小的行兵宝帐，就是我家叔皇金銮宝殿，闲暇无事，吩咐官人，怀抱着亡命金铜，我是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哪一个敢拦挡本御不成。再说此话，我砸了你的辕门。”

牛吧？权高口气大。当官就有这点好处，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言出法随，令行禁止，这跟抄手缩脖挤在当街闲磨牙的庄稼老头儿大不一样。赵德芳这样的权贵，的确玩儿真格儿的。

【角逐权力，绝大多数不是迷恋劳神役形、鞠躬尽瘁，而是对权力所带来的无限方便垂涎欲滴。当过大官儿的人，老来吹牛都比普通人气儿粗。】

但是，这一回不灵了。杨六郎自知胳膊扭不过大腿，干脆，撕破脸儿，我不干了！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找几个烧火的丫头、做饭的厨子容易，聘一名文武兼备的军事将领却非常艰难。有能耐的人一说撂挑子，连皇帝都紧张，何况是赵德芳？这位傲慢的和事佬儿只得灰溜溜地认栽，并极不情愿地答应：“你们杨家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乡下有一种儿童游戏：鸡吃虫、虫钻木、木打虎、虎吃鸡……循环往复，等级森严。按说，官场里的事儿也是这样，从省部到司局，再从县团到科股……一级一种权力，处处都有尺寸。而实际运作的奇妙之处，却并不是“鸡吃虫、虫钻木”那么机械，比如，科长能通融的事儿，处长就玩儿不转；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还得不动声色地拍副科长的马屁。既有规则，又不蹈规矩，这就是宦海沉浮的有趣之处。





八王千岁碰到的就是这么个问题。爵位高低并不代表实际权力的大小，关键人物一掣肘，庞大的政局就可能变成一盘死棋。《太白醉写》中，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搔痒、杨贵妃研墨……唐明皇还要和颜悦色地向李白陪笑脸、说好话。为什么？必须得用着人家，离开人家过不了关了。唐明皇一句话就全解释了：“为孤江山。”看来，帝王将相并不是不弯腰，那帮家伙也有低头求人的时候。话又说回来，世代骄横的大人物能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装一会儿孙子，总比他们手起刀落、“咔嚓”一声宰了你要乖巧多了。

【要当就当这种能叫得起板的人，靠本事吃饭，凭良心办事。犯不着哈巴狗儿一样瞧这个的脸色、看那个的眉眼。好好待承，我就卖力气干活儿。拿雇员不当人，我立刻就炒了你个混帐老板——当然，如此理直气壮的雇员必须得是业务骨干或者行业专家。这就是规则，要么店大欺客，要么客大欺店——与官场近似，有多大本事，才有多大身价；有多大身价，才有多大气。】

● 皇上不急太监急

赵德芳这样的皇族同杨六郎这样世代簪缨的名门，都是大权在握、牵鼻子动脸的“关系户”。他们祖上的功劳可以给后世子孙吃一百辈子。从杨六郎的老爹——“金刀令公”杨继业，投靠北宋开始，杨家的谱系始终绵延不绝，“七郎八虎”人丁兴旺的风头儿一过，便是一脉单传的日子，还好，哪一辈都出个男孩儿：杨宗保、杨文广……据说，这些投胎杨门的娃娃，刚一生下来就享受朝廷津贴，脱了开裆裤以后，男孩儿有蟒袍玉带，女孩儿有凤冠霞帔。等到长大成人，这群地位优越的“太子党”还愁做不了实权派吗？

还说《辕门斩子》，杨宗保违犯军纪也死不了，他奶奶是资深高干，舅舅是国家首脑，虽然老爹不依不饶、铁面无私，却抵不上穆柯山下来的能耐媳妇儿穆桂英。中军宝帐里半真半假地闹够了，穆桂英顺利地接老公爹的班，刚才还伸着脖子等待挨刀的杨宗保，摇身一变成了前部正印先锋官。说到底，还是杨家将干。换第二个人，再有手段也捞不到这么大的政治便宜。行兵宝帐如此威严肃重的场合，“军无戏言”啊，可是，演到最后，还是“逗你玩儿”。谜底捏在少数几个人的手心儿里，他们知道，谁不该死而必须要杀，谁重罪在身却不得不无罪释放。杨宗保这样的人物，用不着外人跟着瞎操心，何必还搜肠刮肚为人开脱？什么少年初犯了、忠良无后了……多余费吐沫！

【戏，不只局限在舞台上。随便扯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能吊起一块遮羞的幕布，有这层遮掩，戏就好看了，不明就里的观众才会跟着哭跟着笑，必要的时候还会心甘情愿地跟着当炮灰。】

哪儿不能演戏啊？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越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赵德芳吧，他不仅可以在杨六郎的军帐里大摇大摆、高谈阔论，还能随便跑到哪个衙门里指手划脚。《辕门斩子》不就是把兵马元帅的办公室当成处理家务的地方了吗？不惟这出戏，另外还有像《打金枝》、《乾坤带》之类的戏，简直是把皇上家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搬上了雄伟的金銮殿，谁能说得清，这是幽默还是滑稽？从老百姓的角度看，似乎这些玩意儿非常新鲜、刺激——原来，紫禁城里也闹家务事。

【白天，人有高低贵贱；晚上，脱了衣服都一样。尽管如此，老百姓见了高贵的人物还是紧张，还是想知道，他们睡觉是不是打呼噜、鞋里是不是





长脚气。】

八王千岁也是人，他手里的权力再大，也有用完的时候。倘若帝祚永昌，倒可以确保子孙万代，世代受用；万一朝廷颠覆了，这些不可一世的皇亲国戚还比不上普通人幸福呢。有权，我怕谁！没权，谁都怕，人生态势，大抵如此吧。权贵落魄，翻身不易，那种艰难真是褪毛的凤凰不如鸡。